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九十六回 施英勇制伏南霸天 唬賊人巧遇歐陽善

詩曰：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。若非群玉山頭見，會向瑤台下逢。

南霸天宋四邀聚餘黨，都是前三門外著名的土棍，內中都有匪號。

頭一個，平天篆李五，篆到何處吃何處，因此名為「平天篆。」滿天飛張七、閔姜蔡二，他要與人家交朋友，是先甜後苦。大概都是此等人物，不堪盡錄。這些人在前三門外，都在大小堂名、男女下處之內找錢。

今天是宋四邀請前來助拳的，瞧見張玉峰前來，是自己坐著車來的，也沒有帶人前來。宋四說：「眾位不必過去，今天瞧我一個人就是了。」跳過來迎著張玉峰，說：「你就是四寶齋的東家？是來給我錢來啦，是怎樣？快些實說！」張玉峰跳下車來，手擎單刀，說：「我哪裡有錢給你這匹夫！」掄刀一誑他，宋四方要叫人來打，張玉峰一拐，正點在宋四的肋窩。宋四「哎喲」一聲，栽倒在地，不能動轉。張玉峰說：「哪個過來？」眾人一瞧張玉峰會點穴，光棍不吃眼前虧，他等就不敢過來啦，說：「不好，宋四叫人家給點了穴啦！」張玉峰說：「宋四，從此我這琉璃廠那一條大街，不准你去！我哪時瞧見你，我哪時打壞了你！你答應了，我饒了你；要不答應，我有刀在手，要結果你等性命，易如反掌！」宋四說：「你饒了我吧，我算是栽啦！」張玉峰用腳一踢他，宋四翻身起來逃走。一干眾賊黨土匪一哄而散。張玉峰自己坐車來到家中，吃完了早飯。從此，人人都知道有一個玉面吼啦，張大爺在前三門外很有些個名頭。

這一天，坐車到了廠東門外，見路北有新開張的茶館，帶二輩鋪賣家常便飯，字號是「福興軒」，門首圍著好些個人。玉峰車站在那裡，跳下車來，分開眾人，進裡面一瞧，見南霸天宋四腳蹬著板凳，在那裡搖頭晃腦地說：「你是問了誰啦，楞開了這個買賣？快快的給我拿規矩來！」張玉峰一瞧，進來說：「宋四，你又來這裡訛人來啦？」宋四說：「沒有，我在這裡等個人，我要走呢。你坐會子吧！」站起身往外就走。那瞧熱鬧之人不住的直笑。飯館內滿堂的座兒，玉峰方才要走，只見那邊過來了兩個掌櫃的，說：「張玉峰，你別走，跟我二人到裡邊，有話問你。」玉峰睜睛一瞧，頭前那個人年在三十來歲，身穿青洋綢大衫，黃臉膛，五官端方，足登白襪雲履。後邊那個人年有二十以外，面白如玉，唇若涂脂，目似春星，雙眉帶秀，舉止不俗，身高八尺向外；穿一件白夏布淡青五絲羅兩截大衫，白襪厚底福字履鞋。過來說：「張玉峰，跟我二人到後邊院一敘，有話問你。」玉峰認做好意，來到後院內一瞧，是三黃土打就地腳，一個小院子。那兩個人把長大的衣服脫去，說：「張玉峰，我二人用好些個錢把南霸天宋四冤了來，你給我嚇走了，我問你有多大本領？來，你先別吹，我二人去把我那兩把傢伙拿來，你瞧瞧認得不認得？」說著話，到了裡邊櫃房內，取出去一條棍來，乃是純鋼打造的。頭長有六尺，在上半截有一個橫梁，長有八寸，有核桃粗細。那一樣兵刃是一對，車輪大的圈兒，寬有二寸，裡外都是有刃，圈套著一個小一號的圈兒，有四個鐵條連著，寬有一寸。這柄圈兒外有月牙峨眉枝子，底下有拿手，是一對，一般大。玉峰一瞧，心中犯想，說：「那條棍是喪門棍。那一對，我真不認的。」想罷，說：「那棍名喪門棍，那一對兵器，我不認識他。」那兩個人說：「這個名子母鴛鴦鉞。咱們比並拳腳，看是如何。」張玉峰說：「我練練，你二人瞧瞧看是如何。」自己在當場把拳腳架勢拉開，練了一趟太祖拳，又打一趟八技掌。練完了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。正練的高興之際，那兩個人說：「練得好！我二人也練練，你瞧瞧。」兩個就練了兩趟五祖點穴拳，此拳能隔山打牛，百步打空，乃是道傳。練完，向玉峰說：「我二人原打算把那些土豪惡棍制服制服，不料今天遇見兄台光臨，如不嫌棄，你我三人結為昆仲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張玉峰說：「甚好，二位兄台貴姓大名？」那三十來歲的那個人說：「姓歐陽，單名一個善字，別號人稱錫陽烈士。那是吾義弟鐵膽書生諸葛吉。」

三個人各敘年庚，歐陽善居長，諸葛吉次之，張玉峰居三，回歸櫃房，設擺香案，三人立了盟單蘭譜，叩頭祭神。

三個人就在櫃房內擺上了酒菜，吃酒談心敘話。玉峰問：「二位兄長，是都中人？是哪裡？」歐陽善說：「我二人乃宣化府人氏，家有薄田百十頃，山場果木園子數十頃。自幼兒好練，有口外的武士英雄，必要到我那莊中住幾天。我二人聽說京都前三門外，有無數的土豪惡棍，我特意的在此處開設這個買賣，等候賊人。如來之時，我二人必要制服他等一番，此是真情實話。」玉峰說：「二位兄長，明天我來邀，到我家中住去吧。」歐陽善、諸葛吉齊說：「我二人必要去給老太太請安去。」玉峰吃完了飯，告辭回歸家中，稟明瞭母親。

次日，諸葛吉二人來見過老太太，然後在前院穿廳落座吃飯，談了一天心。日落之時，二人告辭回歸。玉峰次日又去給二位哥哥道謝，一連幾日，這兄弟三個情投意合。

這一日，張玉峰正吃完了早飯，在家中坐著，那外邊門上人來稟報說：「有兩個人是山東口音，在門外等候要見，不知主人見他不見？我告訴他說，我家主人出門去了，他留下兩個紅單帖，是他的職名。」說罷，呈與張玉峰。張玉峰一瞧，上寫是「謝德山」，一個寫的是「謝德海」。張玉峰並不知道這兩個人是誰，翻過來一看，畫著一條長蟲，那個畫著一個耗子。自己胸中一動，說：「原來是當年在我家中借盤費的那兩個。好哇，我必要見機而作，瞧事做事。」想罷，問家人說：「那兩個是在哪裡住？」家人說：「他留下話，說在前門外西河沿高升店內住。」玉峰也沒有言語，自己安歇睡覺。天色正午之時，自己一煩，躺在床上昏沉沉的睡去，至黃昏之後，方才起來。有門上家人說：「西河沿高升店內謝爺，遣一個人來門房下邀帖，請大爺明日一早在店內用飯。」玉峰說：「知道了。」家人下去，玉峰吃完了晚飯安歇。

次日起來，叫趕車的套車，自己喝了幾碗茶，吃了些點心，然後換好了衣服，到外邊去上車。到西河沿高升店內，一見裡面掌櫃的出來，認的張玉峰，說：「張大爺，今天清閒哪？裡邊坐著吧。」那張玉峰說：「煩你到裡邊通稟一聲，就說是有南孝順備備張玉峰來拜訪。」掌櫃的叫小伙計去。不多時，只見從裡邊出來了兩個少年人，俱穿青洋綢大衫，一個年在三十以外，五官俊秀；一個二十有餘，麵皮微黃，都是青緞薄底抓地虎靴子。那個人說：「我名謝德山，那個是我二弟謝德海。請張大爺裡邊坐吧。」張玉峰跟著那兩個人，一同進了南院，往西一拐，有一個角門進去，只見是上房五間，東廂房三間，西廂房三間，院中乾淨，倒也寬大的很。謝德山說：「眾位英雄，今有張小俠客來也！」只見上房簾子一挑，出來了四十多名，在東西兩邊一站。

當中有一個人，年約六十以外，頭上微有幾根頭髮；身穿二藍綢的長衫，金銀羅的套褲，白襪雲履；面似青粉，長眉闊目，說：「原來是張大爺來了。你且到上房，我給你引見幾位朋友。」謝德山說：「這是我們山東東昌府二十五里鋪侯家寨的人，姓侯，名化和，別號人稱無髮俠義的便是。你們二位見見，這是玉面驄張玉峰，你二位多親多近。」又一指那兩邊的英雄，說：「那是鐵太歲劉猛、小白龍李杰、金面太歲呂盛、花臉金剛馬鬆、鑽天燕子李猛、入地鼠錢成。」張玉峰一瞧，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，都是三江的英雄，四海的豪傑，雄氣起起。

張玉峰旁若無人，進了那上房屋內一瞧，北牆上掛著無數的兵器，都是帶勾、帶刺、帶耙的物件。當中一張八仙桌兒，桌上放著一個大酒壺，杯筋俱全。兩邊是兩把椅子，讓張玉峰落座。眾家英雄在兩旁侍立。那無髮俠義侯化和說：「張小俠客，我聽謝家弟兄二人傳說，北京城有一個張小俠客，住在南孝順備備。我自一聽此言，邀山東一帶的英雄，前來尋訪尊駕。」張玉峰說：「我當初不錯，有這一段事，內有一段情節，只因為那謝氏弟兄，他二人到我家中去找盤費，我給了他壹百兩銀子，我說你等要再犯到我手內，我必不饒你二人。那謝德山他說，回去邀聚朋友前來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。我信以為真。今天你等眾位前來，意欲何為？」那無髮俠義侯化和說：「我聽謝氏弟兄他說，你乃當世英雄。明天我等領教領教，在永定門外大沙子口等候你。你今天吃完了早飯，你回去吧，明天在大沙子口，清晨至午，不見不散，死邀會！」說著，擺上了一托盤子煮肉，搬過來一罈子酒，讓張玉峰上座，眾綠林英雄齊來讓酒。張玉峰自己喝了兩杯酒，吃了兩塊肉，站起身告辭，到了外邊，眾人相送，到了店門外，眾人說：

「不送了，明天那裡見！」玉峰說：「我必要去的。」自己上車回家，到了門首，自己進去，也不敢言語，在書房內悶坐，喝了點酒。自己一想：「明天這伙賊人，在永定門外沙子口兒等我，我也不能邀朋友去。我要是贏的了他們，那時便罷；我要是贏不了他們賊人等，要是輸給他們，那時間我從此絕不提會把勢了！」想罷，安歇睡覺。